

在美國逛中國超市



人與事

郭曉懿

美國多數大城市，幾乎都有中國超市。甚至我所在的，以大學為主的小城都有。仔細想想，不無道理，畢竟華人消費群體的客觀存在，是不容忽視的。更何況在大學城，有大量中國留學生的消費需求。

有意思的是，美國的中國超市消費群體，不僅僅是華人。打車去中國超市，很多司機都會說，你現在去的那個超市我以前去過。司機可能是白人或黑人，他們同樣光顧過中國超市，因為在那裏能買到來自東方的，不同風味的食品。的確，美國超市雖然物資也很豐富，但是畢竟用久了就那些東西，缺乏新鮮感，容易審美疲勞。想想看，也就只有在中國超市，能買到在美國超市買不到的新鮮口味，比如典型的，老干媽辣椒醬。

這裏的中國超市內的大多數物資，其實是從國內進口的，所以在超市走一圈，不難發現很多熟悉的品牌。而且，其中不少產品是從香港進口，最有名的當屬維他奶。這個源自香港的飲料品牌，幾乎出現在我去過的所有中國超市，不論是在歐洲還是美國。不過，也有不少產品是美國本土生產。比如我最喜歡喝的甜豆漿，包裝看上去很像國內產品，其實是費城生產的。還有不少生鮮，諸如肉類和蔬菜，是當地生產。考慮到生鮮的保質期短，其實也不難理解。

除了自購，不少超市還支持市內的送貨。大多數超市和第三方送貨平台合作。近幾年，針對華人群體專門服務的第三方送貨平台越來越多，在上面既可以點餐，也可以下單超市物資，甚是方便。不過，我所在這個小城的中國超市，居然推出了官方配送服務，實在是讓人驚喜。不僅如此，還有微信可聯繫下單和送貨事宜，算是相當周到。

於是，昨天早晨，我第一次給他們官方平台下單，點了不少食品飲料。下午五點微信通知我，大概六點半到。六點半的時候接到電話，說已經送到大樓底下。聽聲音是個年輕人。於是我拉着手推車去接貨，下樓一看，果然是個很年輕的小伙子。很快清點了物資，準備結賬。他帶了刷卡設備，不僅支持刷卡，還支持蘋果手機的支付功能，確實方便。

說起來，我曾經去過不少美國的中國超市，從前台服務到後台倉儲，基本上員工都是中國人。不過，我上周去這家中國超市的時候，發現前台基本是外國人，或者是英語流利的當地華裔，讓我頗感意外。所以，在美國第一次體驗了在中國超市說英文的感覺。不過，我覺得這和在大學城有關，畢竟更多員工是兼職學生。相對於大城市裏中國超市員工多來自中國，大學城的學生群體來源顯然更加多元。如前所述，本地不少人也會跑到我們中國超市消費，用英語流利的外國人或是當地華裔作為前台，也有利於服務中國留學生群體之外的本地居民。

銅錢的用處



自由談

陳德錦

最近讀了克拉威爾的《望族》。這部以香港上世紀豪賈競爭為主脈的小說，篇幅很大，布局繁複，書中有一個前傳故事：十九世紀英國人斯特魯安來華（大班）開展貿易，因一次失策盡失財富，不得已向富商金貴借四百萬金以圖東山再起，而償還此債只關涉四個銅錢。把四枚銅錢以不同方式各破開一半，一半交在斯特魯安手上，一半由金貴把持。金貴可隨時向大班出示四個銅錢其中一個，只要與大班手上的銅錢相合，就可以要求大班為他做一件事，不論合法的或非合法的。

到了二十世紀，新任大班鄧羅斯給一個黑道人物要挾，打算合作運毒，對方出示了半塊銅板，初步證明屬真品，而另一半銅板是在鄧羅斯手上。鄧羅斯必須履行家族祖先立下的承諾，但因為不想犯法，只好取拖延策略，聲稱必須先要找專家鑒定銅錢的真偽。

克拉威爾的小說向來以資料豐富見稱，像《將軍》、《大班》和《望族》，可謂兼有想像和考證的雙重趣味。不過，「銅錢還債」還真的聞所未聞。即使有人想到用這個方法脅迫對方還債，看來也有不少漏洞。

博物館裏的隨意門



如是我見

吳念慈

說起「多啦A夢」，每個人都夢想着擁有和它一樣的隨意門，隨時隨地打開，想去哪就穿過那道門，不管距離多遠都像幾步之遙。不過我想，對隨意門的憧憬，有時並不完全緣於它戰勝距離的能力。從火車、動車到高鐵，當代人所感受到的速度畢竟是越來越快的，我們似乎不缺乏這種能力，它的魅力更多就在隨意這兩個字上，你可以從很多既定規則、路線掙扎出來，回到來去自如的狀態。突然提及隨意門，是因為近來在逛各種展覽的時候，總是會遇上那些和觀眾互動的裝置，雖說那也是路線安排之一，但也製造出了一個機會，讓你從被設定好的空間走出來，尋一個自己想去的地方。許多展覽就是通過這樣的隨意門把主動權交還給觀眾。

此前到訪M+博物館近兩月以來的新展覽「希克藏品：別傳」，就見到過這樣的「隨意門」。展覽本身呈現的是一九〇年代至今中國當代藝術的實績，其背景是經濟

市場化轉型不斷加快、全球化成了大勢所趨的年代。當你步入展覽的尾聲，很快就有道問題印在牆上：「轉變對你來說意味着什麼？」那條路線被引回我們自身，它要求我們進入回憶，陳述生活給自己帶來的轉變。而後先是有一面牆，上面以磁石吸着一塊塊拼圖，分別是「符號」、「土地」、「氣味」、「看」、「退出」、「忘記」、「重新」等等動詞、名詞、連接詞，邀請觀眾自由組合成文本，記錄心得。譬如你有放不下的成長羈絆，可以轉換為「天空忘記光，海失去身體，家足夠留下味道」。又如上一回「希克藏品」展覽已設有這一互動裝置，當時有個小女孩也拼出詩句：「他們在做鑰匙，畫顏色世界是個夢，現在我和你去找你，就在時光機裏穿梭，開啟了通向自我和想像世界的隨意門。」

而在那面拼圖牆的另一端，果真有一道門，觀眾走進去將被邀請錄製一段短片，講述新近的生活轉變，而被選中的短片會透過展廳的錄像牆播出。到訪當時熒幕上是一對年輕人講述如何對生活重獲自信。這讓我想起此前在展覽「個體·源流·表現」裏見到李明維的《魚雁計劃》。藝術家的外祖母去世後，他分外傷心，心中無處訴說的話像魚刺卡在喉嚨裏一樣，後來他找到一種紓解情緒的方式，也就是寫信，一下子就寫了上百封信。而《魚雁計劃》在展廳內設有三個小亭子，邀請觀眾分別以禪定時站、坐、跪的姿勢寫信，寫好後，如果留下地址，事後會被寄出，如果沒有地址，則留在亭內供後到的觀眾閱讀。當然，你未必必要寫一封嚴格意義上的信，任何書寫甚至塗畫都可以是紓解情感、自我對話的渠道。我見到亭子裏掛着的有動漫人物的肖像、新年祝福、給爸爸的信、古詩摘錄等。或許有人會以為那是亂寫，可「亂」自有亂的道理，那三間亭子不也是請你坦然面對自己的隨意門？

不過，說起來令我印象最深、最認同的互動裝置是在「物件·空間·互動」展廳裏見過的模型DIY。展廳裏有不少作品以超現實的想像、或虛擬電子遊戲等方式各自描繪未來城市，思考科技發展迅猛、急劇變化着的城市將會引我們走向怎樣的未來。展覽中段同樣是在一道牆上出現給觀眾的提問：「環境如何決定我們的生活方式，並反映我們的需求？」這裏的潛台詞是，我們的交際、文化很多時候是集體約定俗成的，甚至就是靠大大小小的建築塑造、鞏固的，而策展人現邀請觀眾重新設計空間與建築，就是以此重新想像人自己與社會的文化。觀眾被邀請親手創作，使用現場箱子提供的各類回收物件，而後在塑膠墊上黏貼、拼接成自己所構想的未來城市。展廳裏不僅有大量創作被安置在收納格裏，出自不同觀眾手筆的城市局部還被匯總到一張枱上，簡直就像售樓沙盤區的模型，站在這個瞬息萬變的城市旁邊，也許你真得想一想，要住進怎樣的未來。

「超越時空的永恆自然」



市井萬象

韓國一數碼創意公司於香港設置「ARTEM」沉浸式藝術展，以探索世界和大自然的「超越時空的永恆自然」為主題，展出四款全新數碼藝術展品，將不同的自然元素與空間通過數碼媒體藝術的形式進行重新詮釋，以視覺、聲效、香味相互交織，營造出沉浸式觀展體驗。

中新社

良渚·樑柱



文化什錦

鄭凱迎

浙江省杭州灣的一個小鎮——良渚，因其古代遺跡及出土豐富文物成為我國遠古的一個文化稱號：良渚文化。這個太湖周邊的新石器時代地區，有着大型人類活動建築基址及鮮明獨特的文化特徵，出土禮儀用玉、精細玉雕及飾物，反映生活、信仰及風俗各方面現象，被譽為上古文明的代表。

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遺址自一九三六年發掘以來，到二〇〇五年經過百次的考古發掘，發現祭壇及墓葬分布在浙江北部及江蘇南部等群落，基本上是環繞太湖而發展的。出土遺物以黑陶和雕工精細的玉器著稱，工藝精湛，造型優美，玉器佔隨葬文物極大份額。良渚文化用玉方式是獨自發展起來，玉琮、玉鉞這類禮器往往刻上神人獸面紋飾，成為推己及神的表現形式。

玉器形態分類有平面的環、玦、璜、鏃及鉞形器，立體正方形的琮形、圓或方的柱形器，不規則的有冠狀器，山形三叉器、柄形及錐形器體，亦見有素身或刻上紋飾的珠形、玉管及玉璧等。

刻在器上的紋飾多樣化，其中神人獸面紋較大宗，這由神人和獸面組成的複合式圖像，神人面呈倒梯形、戴上寶蓋冠帽，而獸面刻上重圈大圓眼、凸字鼻、闊唇及間有獠牙，此外亦有其他圖像如鳥形紋及螺旋形紋等。其表現手法是紋飾與器形結合，包括在器表上平面線刻表現、琮的折角立體表現、雙稱結構的表現手法等。其工藝上主要採取線切割、管鑽、雕刻和琢磨等方法，展現最高的技術，玉工往往在一毫米寬度上微刻三至五條紋飾，在堅硬度不低於五度的玉石徒手刻上，是空前的絕技；不少紋飾圖案，如神人及獸面的眼、鼻及口的周邊以減地方法處理，亦刻上螺旋地紋而將主體突出；再者微細近兩厘米多的玉管上，圖案紋飾幾乎與十七厘米的玉琮有一致性，令人驚訝。

良渚玉料大部分來自東北岫岩，估計經遼東半島、山東半島交流到太湖流域，出土玉器多呈白沁，傳統說

法是「玉受地火者，皆變為白色，俗稱為石灰沁，即今所謂雞骨白、象牙白是也」（劉大同《古玉辨》），所以有推測良渚玉器是入土前被焚燒所致；有學者則推測高溫處可以降低玉料硬度，方便雕刻；另有指白沁的形成或緣於土壤中的酸或鹼性物質，提出「杭州餘杭地區土壤中氫氟酸含量較高，對良渚文化玉器由表及裏的侵蝕就較為嚴重，使之均變為雞骨白」（文物鑒定專家楊伯達）。故宮博物院對院藏良渚玉器白沁的分析結論認為是與墓中鹼性物質的浸蝕有密切關係。

出土的良渚文化遺物，玉器佔隨葬文物近九成，形制有用作儀仗的斧與鉞，禮神的琮、璧、柱形器及裝飾用的璜、項串飾、佩飾、手鐲及穿綴衣飾如鳥、魚、蛙、蟬等；美麗的玉石被當時社會賦予神靈的概念，具通天的祀神功能，但與此同時亦展現審美的標準，後者在幾千年來一直流傳成為中華多元民族尊崇美的共識。

良渚玉器是早期新石器時代玉器藝術的一個重要階段，開啟了紋飾和器形的結合，是應用玉器為禮神活動及玉雕藝術的一個起點；晚期有一些退化的表現，如人獸面紋結構往往有省略的變化，器形在之後的幾個世紀尚有保留，到了商、周朝代少見其餘韻，但玉的涵義卻承傳下來。

良渚的用玉文化在古代未見有文籍片羽記載，但在千百年後的商、周代對用玉形式則有不少論述，如《周

禮·春官·大宗伯》有記：「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又《周禮·春官·典瑞》載典瑞的職責為「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這裏「瑞」和「器」對舉，顯示二者的區別。

良渚文化期到商周，禮儀用玉發展出一定的規則，佩飾則無定制，尤其是以玉管或玉珠串連的項串飾、佩飾，及時紋絲紋手鐲更有所發展，成為當代「潮」物，也因為有需求，玉管及玉鐲的製作未見式微。陝西省扶風縣西周墓葬出土的項串飾更由玉佩飾及瑪瑙管珠等共三百九十六件組成，令人驚嘆；由於無定制，出現百花齊放的現象，幾乎無一相同；其後的三千年，展現禮祭、權力及美態皆離不開玉製品。

浙江餘杭良渚鎮發現的文化遺址——良渚文化，被譽為中華早期文明半壁江山代表，亦在二〇〇六年代七十周年展示其文物精品（石器、黑陶、織物及玉器）活動時被尊為「文明的曙光」，良渚成為建立以玉祀神的軌儀的「禮以玉成」及創出以玉為佩飾的「飾以玉成」的樑柱。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不少女士（亦有男士）皆有以玉及寶石為佩飾——如玉項串飾、玉手鐲，有沒有想過這些佩飾概念是源自五千多年前餘杭的良渚小鎮及其周邊地區先民的創意？



▲神人獸面紋飾玉管。作者供圖



▲良渚文化雞骨白玉項串飾。作者供圖